

中东政局动荡及其外部影响

田文林*

当前,中东陷入几十年来未有的政治动荡。这场动荡“震源”起自今年初突尼斯爆发的民众抗议活动,此后迅速“传染”了整个中东。中东维系多年的威权模式正面临全方位、深层次的冲击。

一、民众抗议动摇中东政权根基

中东这场政治动荡来势猛,蔓延快,烈度强,出乎许多人意料。它几乎波及到所有的中东国家,一些执政多年的中东政权岌岌可危,甚至在短期内彻底垮台。按动荡烈度划分,主要有三类国家:

一类是政权更迭国家,如突尼斯和埃及。突埃两国执政多年的领导人被赶下台,国内政局已进入政治过渡阶段,未来权力安排、内外政策走向等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其发展面临三种道路选择:一是“向左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对此,普通民众愿望最为强烈,但缺乏有影响力领导者。二是“向右走”,继续保持现行权力和利益格局,成为“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时代”。这种体制深受当权者及美国欢迎,但并不被民众认可。三是“往回走”,强化伊斯兰色彩。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等伊斯兰势力意识形态完整,在民间有一定影响力。目前,各种势力纷纷登场,均试图影响突尼斯和埃及的政局走向。

第二类是危机仍在发酵、政权岌岌可危的国家,如利比亚、也门、阿尔及利亚、巴林等。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与突尼斯和埃及相似,加上政府处置不当,导致抗议持续升级。突尼斯本·阿里下台第二天(2011年1月15日),也门民众就开始举行抗议,并有日趋升级之势。也门是世界上最穷国家之一,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高达40%,石油资源和水资源行将枯竭,政府高度腐败,安全问题突出,美国卡内基基金会此前就称其“已处于崩

溃边缘”。执政超过30年的萨利赫面临下台危险。利比亚2月15日抗议升级后,卡扎菲直接动用军队镇压,结果使局势迅速恶化:东部部族取消对卡扎菲的支持,部分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中途反水,高官纷纷辞职,反对派成立自己的政府,联合国对其进行制裁。卡扎菲众叛亲离,但态度强硬,利比亚局势完全失控,陷入准内战状态,执政42年的卡扎菲已到最危险时刻。此外,阿尔及利亚和巴林局势虽暂时缓解,但隐患明显:阿尔及利亚解除紧急令后,可能为反对派抗议提供方便;巴林是少数逊尼派统治多数什叶派,这种状况恐难长久维持。

第三类是目前局势总体可控的国家,如约旦、沙特、叙利亚、摩洛哥、科威特、伊朗等。这些国家尽管也出现抗议活动,但约旦、沙特等国长期实行君主制,民众对国王认可度较高;伊朗、叙利亚长期反美,久经磨难,国内团结度较高。

总体看,当前中东变局是一场内因主导、自下而上、旨在推翻现行统治模式的“民众革命”。目前,中东国家当权者人人自危,纷纷出台应急措施,但这些措施大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无助解决结构性难题。同时,美国竭力避免与失败者站在一起,面对抗议升级,日趋倾向支持民众。伊朗等地区激进势力则积极鼓噪和煽动。各种因素叠加,中东民众抗议潮能量仍未耗尽,使中东维系多年的统治模式根基日渐动摇。

二、动荡尚未“落定”变革序幕刚开

首先,中东国家统治模式将发生变革,而其中军队将起关键性作用。当前中东乱局持续发酵,形成星火燎原之势,这充分表明维系多年的现行统治模

*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

式已无法持续下去。中东国家要么“自上而下”改革,要么“自下而上”发生“革命”,深度变革不可避免。

但中东当前并不具备实行宪政民主的条件。据统计,人均收入在 500 美元以下的国家几乎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人均收入在 500—2000 美元的国家,虽然有这个可能,但或许仍是不稳定的;只有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 3000—4000 美元,它才最有可能实现稳定、民主的发展。^①而中东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铸就了金字塔型的政治结构和威权文化,民众也习惯了威权统治。阿拉伯有句谚语:“60 年的暴虐也比一天的混乱好。”在这种氛围下推行政治改革,很容易“一放就乱,一管就死”。黎巴嫩、伊拉克等民主化实践表明,民主化只能导致部族、教派意识复苏和权争加剧,激化教派冲突乃至引发内战(如黎巴嫩 1975—1990 年的内战)。

更重要的是,当前中东国家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均很严重,民主化只会加剧“政治极化”现象,使中东政治变革面临两种前景:一种是走民粹路线,用有限的财富重点补贴穷人,以赢得民众的政治支持,由此损害、剥夺少数富人权益,最终引发富人阶层的反抗。这方面例子很多,当年智利阿连德民选政府,因坚持左翼立场被皮诺切特右翼军事政变推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也因亲中下层立场,而两次遭遇未遂政变;泰国的他信因侧重保护中下层利益,而导致泰国政局反复动荡。另外,这种体制很容易走上反美反西方道路,这显然是美国所不愿见到,并会竭力阻止的。

另一种是通过政治选举转移和化解统治压力,但这很容易导致金钱主宰政治,使民主化成为更好服务于富人阶级的寡头统治。实际上,民主外衣下的寡头统治与专制外衣下的寡头统治,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历史屡屡证明,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政治变革,很容易遭致中下层反抗。当前中东风起云涌的民众抗议潮,同样是一场自下而上反抗权贵统治的“民众革命”。

但不管中东国家采取何种政治模式,军队都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在类似的中东第三世界国家中,军队差不多是组织化程度最高、

阶级属性最为模糊的集团,因此很适合担当政治争端的调解者,乃至幕后操纵者角色。以埃及为例,该国自 1952 年建立后,历任领导人(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均是军人出身,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甚高。当前,埃及军方控制了整个埃及经济的 5—20%,军官待遇也不断提高。因此,军方维持现行秩序,实际也是在维护自身利益。穆巴拉克离职前任命的新政府总理沙菲克(前民航部长)、副总统苏莱曼(前情报总局局长),以及目前掌握实权的国防部长坦塔维、参谋长安南,都是穆巴拉克执政 30 多年中获利最多的军方精英。坦塔维更是被视为穆巴拉克的影子,其目的就是维持现行体制及自身利益。而且,埃及军队与美国交往甚密,维持现状符合美国利益。因此,埃及未来最有可能的结局,就是“换汤不换药”,出现“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时代”。

其次,伊朗迎来“第二次战略机遇期”,中东地缘格局开始重新洗牌。近些年,以埃及穆巴拉克政府为代表的中东温和国家一直是中东政治舞台的主流,以伊朗为代表的中东激进势力处境则相对孤立。中东政局动荡,尤其是 2 月 11 日埃及穆巴拉克的下台,使中东反伊阵营土崩瓦解,伊朗成为最大赢家。当年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已经“帮”伊朗清除了东西两大夙敌,使伊朗地缘环境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这次中东亲美国国家自乱阵脚,使中东亲美温和力量严重受挫,中东激进势力抬头,伊朗则由此迎来“第二次战略机遇期”。

因此,伊朗对突尼斯、埃及等国政治动荡欢欣鼓舞。埃及民众举行抗议期间,伊朗议会 214 名议员联合签名支持埃民众抗议。伊朗最高领导人军事顾问直接将穆巴拉克与伊朗国王的命运并提。而且,伊朗为填补权力空白,积极引导地区局势向“伊斯兰化”方向发展。伊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称,埃及抗议活动是从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中得到灵感后的举措,是“伊斯兰觉醒的信号”;总统内贾德称,伊将执行救世主指示,建立和平与正义的世界新秩序;前总统哈塔米称:“一个基于伊斯兰原则的新中东正

^① [美]霍华德·威亚尔达著,刘青、牛可译:《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13 页。

在崛起。”伊朗媒体也认为伊朗领导的抵抗阵营已打败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并呼吁政府输出伊斯兰革命法则,引导其走伊斯兰革命道路。最近,伊朗军舰通过苏伊士运河,除试探各方立场外,明显有加强地区军事存在、扩大影响的意图。

第三,伊斯兰势力的地区影响力可能日趋壮大。中东国家集权多年,国内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唯有各种伊斯兰组织凭借“伊斯兰教”的神圣外衣,成为最主要反对派。这些伊斯兰势力意识形态明晰,组织化程度高,且建立了较完备的社会救助和福利体系,在中下层人气颇高。中东历史上,每逢国家遭遇内忧外患和重大变革,伊斯兰势力总会借势崛起。

在这轮中东政局动荡中,当权者由于深陷政治危机,或对伊斯兰势力管控骤减,或加大安抚力度,使其活动空间骤然变大。目前,突尼斯伊斯兰政党已合法化,埃及释放关押多年的圣战组织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约旦国王首次与穆斯林兄弟会约旦分支领导人对话。“基地”组织等极端伊斯兰势力也借机加大活动。一是支持反政府抗议活动。突尼斯动荡后,各国伊斯兰势力备受鼓舞,埃及、苏丹、约旦、阿尔及利亚、叙利亚等国伊斯兰政党均跳出来,煽动群众向政府发难。哈马斯、真主党也都盛赞并支持埃及革命。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号召突尼斯民众“圣战”,直到政府顺从伊斯兰法。萨拉菲派教长巴克利也表态支持中东民众抗议,称包括缅甸、车臣等地的穆斯林都会从中获益。利比亚陷入动荡后,马格里布“基地”分支马上表态支持利民众推翻卡扎菲。据利副外长卡伊姆2月23日称,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分支还称要在利东部建立一个由前关塔纳摩囚犯领导的伊斯兰酋长国。二是积极组党参政。此前,哈马斯、真主党已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穆巴拉克下台后,埃穆兄会跃跃欲试,该组织发言人萨阿德发表了隐含问鼎总统职位之意的讲话:穆巴拉克下台后,穆兄会的要求还没有完全得到满足。目前,该组织一方面制造舆论,如穆兄会前发言人希尔巴维呼吁阿拉伯国家效仿伊朗政治模式,另一方面准备成立名为“自由与正义党”的政党,以博弈未来全国选举。该组织总督导巴迪称,“组建政党旨

在满足人民未来生活更美好的愿望”。埃及“伊斯兰团体”运动近日宣布将成为一个遵循伊斯兰价值观的政党,强调该党组成后将倡导自由、宽容并反对在国内建立宗教政府。三是试图挑起新的极端事件。“基地”组织副指挥官希赫里发布录音讲话,称伊朗和美国实际上是反逊尼派联盟,号召每个逊尼派应拿起武器面对什叶派威胁,并公开认同加沙萨拉菲派武装组织及“阿卜杜拉·阿赞姆旅”的存在。2月2日,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还对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发动未遂刺杀。伊斯兰势力如借势卷土重来,无疑将对地区乃至全球政局产生深远影响。

第四,美国和以色列成为最大输家。此次中东政治动荡远超美国预期,尤其统治埃及30多年的穆巴拉克下台,远远出乎白宫预想,美国只能跟在形势后面亦步亦趋,被动应付。希拉里感叹“当我们努力对(埃及)局势发展提供一些帮助和建议时,却发现我们只是一个站在门外看热闹的局外人”。从内心来看,美国对中东政局动荡的心态非常矛盾:它一方面希望中东加快民主改革,借此转移和化解这些国家的统治压力,稳固亲美政权根基;但另一方面,又担心中东变革“走火入魔”,导致反美反西方势力上台。因此,美国一直态度游移,不断在“进行变革与维持稳定”之间徘徊,避免与失败者站在一起。

长远看,中东政局动荡凸显美国现行中东战略的窘境。亲美政权是美国在中东战略布局的主要基石。奥巴马上台后,迅速向现实主义回摆,强化对埃及等亲美国家的倚重。但这次中东亲美国家自乱阵脚,且越是亲美国家,越动荡剧烈,暴露出这些政权存在深层缺陷。这从侧面表明美现行中东政策已基本失灵。而中东对美国至关重要,不容出现重大闪失。因此,美未来若要在该地区保持影响力,就必须加大投入,重新布局。但这将牵扯美国更多精力。退一步看,美国究竟有多大能力影响“后穆巴拉克时代”的中东局势,现在还很难料定。

以色列则是这场中东政治危机的“最大失意者”。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长期被视为异己,安全环境始终十分险恶。近些年来,以色列地缘环境本已不断改善,但其对外肆无忌惮的行为,使曾长期与其保持盟友关系的土耳其愤然离去。2008年,土耳其

总理埃尔多安继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公开谴责以色列;2010年6月,土耳其又因加沙救援船事件,与以色列闹翻,禁止以色列空军进入其领空训练;同年10月,土耳其在官方文件中将伊朗从威胁名单中删除,同时首次将以色列列为“主要威胁”。由此,以色列西部安全屏障顿时不复存在。

而这次埃及政权更迭,无疑使以色列安全环境雪上加霜。埃及是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为数不多的友邻国家。目前的阿以和平框架及地区安全格局,均建立在埃以友好基础之上。埃及未来无论谁掌权,与以色列的关系都不可能像穆巴拉克这样友好。近日,埃及主要反对派领导人努尔已公开称,应对当年的埃以和平协议进行全民公投。对以色列来说,这绝非什么好兆头。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的中东地缘版图中,以色列再次被致力于消灭这个犹太人国家的敌人包围。以色列前任驻联合国特使吉尔曼称,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充斥着“温和力量”与“极端势力”的斗争,一旦极端势力在埃及和中东其他地区占据上风,对以色列和整个地区而言都将意味着是一场“灾难”。以色列前驻埃及大使兹维·马泽尔也认为:“我们前路坎坷。伊朗和土耳其将强化对我们的立场。忘掉以前的埃及吧。如今的现实完全不同了,而且肯定不好应付。”

三、中东乱局外溢效应明显

中东既是欧亚非三大洲地缘政治枢纽,也是世界最主要能源供应地。苏伊士运河是连接中东与欧洲、北非的运输要道,每年约有1.8万艘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船只通过运河,中东出口到西欧的石油,70%经由苏伊士运河运送。霍尔木兹海峡更是海湾国家输出原油的主要通道,2009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日流量平均达到1550万桶,约占全球海上石油交易的1/3,被美国能源部称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生命线”。

而当前中东政局动荡已经从突尼斯、埃及等非产油国向巴林、利比亚等产油国蔓延,世界能源市场因此而引发一定的恐慌情绪,国际油价持续走高。

埃及虽然不是主要产油国,但其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和苏迈德石油管道每天运油量大约200万桶。许多人担心这一运输命脉中断,会使国际油价持续飙升。2月3日,英国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从96美元/桶上涨到103.37美元/桶,创2008年9月以来新高,直到穆巴拉克宣布辞职,油价才稍有回落。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2月15日以来,利比亚局势急剧恶化,西班牙 Repsol、意大利埃尼(Eni)、皇家荷兰壳牌、英国石油和德国温特斯等石油公司大批撤出雇员。尽管利比亚石油产量仅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2%,但原油价格仍应声大涨,布伦特原油现货价增至107美元/桶。科威特最高石油委员会委员阿提基此前曾指出,倘若埃及动荡延续下去,全球石油价格每桶就可能超过110美元。委内瑞拉石油部长拉米雷斯表示,如果埃及危机升级导致苏伊士运河停运,油价可能升至每桶200美元。

需要指出的是,高油价无疑将提高能源消费国支出,阻碍世界经济复苏步伐,甚而可能引发新的连锁效应。上世纪70年代全球能源危机中,一批经济承受力弱的国家先后出现了政治危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后遗症仍未过去,许多国家正大幅削减财政支出,勉力应对难关。而当前中东动荡使国际油价上涨超过10美元/桶,未来可能继续上涨,这使相当部分石油消费国经济雪上加霜。受利比亚局势影响,欧洲股市大幅下跌,金融股领跌。2月21日,泛欧道琼斯 Stoxx600 指数下跌1.3%,法国 CAC40 指数下跌1.4%,德国 DAX30 指数下跌1.4%,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1.1%,亚太股市22日也普跌。因此,如果中东局势持续下去,不排除在更大范围引发政治动荡的可能。

中国无疑也是此轮中东政治动荡的间接受害者。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海湾地区超过75%的原油出口流向亚洲,而中国进口能源60%经过亚丁湾,中国出口欧洲的大部分商品也经过该区域。当前中东乱局一方面使国际油价飙升,从而使中国经济成本增大,另一方面能源通道安全问题也日趋突出。◎